

戰地生活叢刊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

羅 烽 著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戰地生活叢刊

第八種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羅烽著

戰地生活叢刊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

著 作 人 羅 烽

發 行 人 張 靜 廬

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 交通路六十二號
支店：廣州 漢民北路二二九號

分 店

梧州	宜昌	重慶	成都
西安	許昌	長沙	武昌
昆明	漢中	洛陽	桂林

每冊實價一角八分

發行額：五〇〇〇冊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廿日漢初版

乙 項：第 121 號
出版物：第 0219 號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

一

十月初，一個恬靜的傍晚。莫雲接到一封信，她拿着那個未曾拆口的信封，在豐肥的葡萄架下，凝睇着從葡萄藤蔓和葉的隙縫間投進來的晚霞，珊瑚色的細線，漸漸地從她淡淡紅暈的兩頰隱退下去了，退到她隆起的胸脯，脚下，乃至鋪滿着青苔的地上。像一個猜謎者一樣，莫雲把信反背在身後，用她的沉思，牽制着過於興奮的感情，她那顆赤裸着的處女的心，已經插上健美的翅膀，飛過滹沱河，飛過雲中山了，可是，她終又棲息于甜蜜的窠巢里。

這是她的未婚夫青年軍官韓爾謨少尉的信。這位帶有儒將之風的韓爾謨，自從悲壯的大同之役，便沒有下落了，這一個無結果的消息，足足使性格堅強的莫雲，苦惱了二十多天，這之間，她將韓爾謨給她所有的信和詩，全搜集在一起了，這種別人莫明其用意的做用，

連莫雲自己也難於說明它。

當煩惱的時候，她很愛騎着父親那匹駿美的白馬，單身到太原城的郊外任性地奔馳，她故意讓風，讓沙土，讓狂亂的顛簸損傷着自己，和疲倦着自己。有時却像個遙祭者一樣，沉默而憂傷地坐在緩步的馬身上。她這樣唱起來：

「我靠近坟墓了，

我靠近了神話中的魔手！

當我的眼睛睜着的時候呵，

我看不見你的溫柔，

我將走進坟墓了，

願你騎白馬而飛來……」

這首極端傷感的短詩，是在大同戰雲緊張時，韓爾謨少尉出發前線的前一天寫好寄給莫雲的。他這樣不能忘懷於未婚妻，正相同莫雲不能忘懷於韓爾謨在戰場上建樹殺敵的功勳一樣。這首詩，雖然沒有動搖了她的初衷；但在她的心里却萌生了一個不幸的幼芽，一直到那無結果的消息傳來時，那幼芽便突然長成初綻的蓓蕾了。

從那時候起，這首極端傷感的詩，就與煩悶的莫雲結成了良伴，她默詠，她朗誦，她在輾轉不能入眠的床上傾聽它的悲涼的聲音，而且她彷彿看見了一幅淒慘而真實的詩畫。

但是富有堅強性格的莫雲，從未將這種兒女之情，表露在她的父母，親朋，以及任何人的面前，她也從未流過一次眼淚，即使二十幾天是超乎尋常地煩悶的。

父親，一個世故的，好說話的退職老軍官，一次勸解着他女兒：

「一定的，韓爾謨，那個有福分的孩子，絕對遇不到什麼凶險，父親有這樣個經驗。凡是眉毛長的人……哎，一定的……」

「爸爸，不要替女兒擔心這個，」莫雲率直地回答說，「就是遭到凶險，我也不勝痛惜，

戰死沙場上的祇是一個韓爾謨嗎？爸爸，女兒的自私心，早就讓敵人的殘暴消滅了！

自從受了莫雲責難以後，那個好說話的老頭兒的嘴，永遠也不提起韓爾謨的名字，暗地里他却與莫雲的母親表示遺憾地說：

「莫雲這孩子連點兒姑娘氣全沒有了，你知道嗎，她爲什麼對爾謨的事情這樣冷淡呢？」

莫雲的母親不會比那愛說話的老頭兒更明瞭些，可是她對於這件事情，總是帶着沉默的担心，因此，皺鎖着眉頭，嘆氣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她這種無言的憂傷，更給煩惱着的莫雲加深了不少的煩惱。

現在，久被煩惱禁錮的莫雲笑了，這從心的深處所發出的笑，連與韓爾謨訂婚那天的加在一起，也不過是第二次。是的，多末意外呢，她的未婚夫韓爾謨從坟墓里爬出來了，從神話中的魔手里掙脫出來了。

她走出了葡萄架。她的臉煥發着欣悅的光芒。是什麼忍耐全不能制止的欣悅，使莫雲

的內心里浮動了羞愧。她順着夾在花坪當間兒的甬路向自己的臥室走去。在對面，她彷彿迎着很多譏笑她的人，她本能地低下了頭，剛剛開的茉莉花，在靜悄悄地飄散着芬芳，在向着她的主人——害羞的莫雲微笑着……

正當尋找剪刀剪開封口的時候，粗忽的莫雲發現了一件意外的事，原來這封信是從本城寄發的。啊，韓爾謨怎會跑到太原來了呢？

她不待思索那問題，就急忙把初欲保全完整的信封用手撕開了，一張粗糙的中國紙上，寫着潦草的筆跡：

「雲妹：

你不能騎白馬而飛去，我便乘風塵而來了！

你不歡喜嗎？我將完整的身體帶給你，你不意外嗎？一個埋進坟墓而又復活的人！

我的歸來，暫且不必告訴你的雙親。望你即刻來，有許多要緊的事情等待你來給我解決。

我現在住在××胡同五十五號一位姓戴的朋友家里。假如這封信是在晚飯後接到的，那就請你明天上午來好了，因為我有許多話須到外邊去談的，我在焦躁中等着你啊！祝你

晚安。

韓爾謨

雖則莫雲把這信細讀了三遍，雖則莫雲再四地思量，她對於未婚夫韓爾謨突然出現於太原，終究是頗感費解的，為什麼帶有這末多的神秘性呢？是什麼「暫且不必告訴你的雙親。」啦；是什麼「有許多的事情等待你來給我解決。」啦；又是什麼「因為我有許多話須到外邊去談」啦……這些，使性急的莫雲不耐煩起來，她恨不得立刻騎着那匹健步的白馬，飛馳到××胡同五十五號，找到韓爾謨問個明白。她真的竟走出臥室的門外了。

但，日輪已經沉淪入西方天空的邊緣，夜，黑色的夜，向着狹仄的黃昏之境圍襲來了。

於是她又賭氣地返回臥室。這一夜，莫雲像個守夜的更夫，而她的心，就是更夫的水柝，清脆地敲打了個徹夜。

二

韓爾謨少尉穿的是便裝，清晨的風扯動着他的衣襟，扯動着他的髮絲，越發顯出這青年的飄灑了。但韓爾謨的眼睛始終是癡呆呆地看着脚尖前的草原，而且他的視野從未超過五尺遠的範圍。這種侷促，好像是那不慣的服裝束縛了他。

已經走出城外很遠了，這一帶是莫雲常到的地方，在泥土鬆散的所在還留着她那匹白馬馳騁時掘起的蹄印。韓爾謨少尉茫然地向前走着，他似乎忘記了身旁的未婚妻莫雲。走得更遠了。

沉默着的莫雲越發焦躁起來：

「夠久了，你回答我吧！」她近於咆哮，初見時的熱情完全不見了，「爲什麼？你快告訴我。」

韓爾謨少尉顯然是有點兒發窘，他無所爲地用手揉搓着眼睛，脚步也不勻整了一隻手從眼睛上拿下來，竟感覺它無處安放。

莫雲與韓爾謨少尉從前保持的距離，現在被莫雲破壞了，她漸漸地離開韓爾謨的身旁，大約有一臂的間隔。

她失掉理智地：

「你趕快回答我，若不，我就回家了！」

「我當然要告訴你的，但你不要這樣性急呀。」韓爾謨少尉乞憐地說，而且走近莫雲的身邊，強制地挽起她的手來，一種斷續的顫抖，傳達到他的手心里，他感到吃緊了，他想用另一種手段來說服她，但是他的意識，他的嘴，突然變得非常拙笨，不中用。

「我再容你五分鐘，聽着沒有呢？」莫雲看了看手錶，「好，現在是九點零四分。」

「謝謝你，我還請你不要把這件事弄得如此嚴重。」

「我可也是這樣想，但看結果吧——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想你能瞭解我，你也能原諒我。」

「坦白一點兒就好啦！」

「親愛的，我可曾欺騙過你嗎？……我的行爲……你說……」

「不要講什麼過去，我全曉得……哦，祇剩兩分鐘了！安靜一會兒，我不願意再打攪你。」

「何必呢？現在，我就可以坦白地和你說；但是，我想，它不會變更我們已往的愛情的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那樣希望着。」

「那真好，呃，親愛的，我的心怎會突然跳起來了呢？」

這一點是坦白的，韓爾謨少尉的心果然跳得很兇，而且喉嚨乾燥，這種現象，彷彿剛才

經過一次激烈的賽跑似地。

時間祇剩最後幾秒鐘了。

韓爾謨少尉真的想從莫雲的眼前逃避開。他看未婚妻那副嚴冷的顏色，他預測到那種說服，非遭到打擊，非遭到失敗不可；然而他還有一點把握：那就是依他的經驗，女人是很容易被情感征服的，猶其是一個未曾結過婚的姑娘。

一趟長長的武裝行列迎面走來。

這是一營北上的援軍，軍旗在輝煌的陽光下迎風招展着，威武活躍……

韓爾謨少尉指着那行列，傷感地說：

「看見沒有呢？人就是這樣走進了自己的坟墓！」

「韓，你變了！」

「不，我沒有！」

「強辭是沒有用的，你已經表現出來了。」

韓爾謨少尉沉默了片刻。

「我知道，要要求過着和平生活的人，去瞭解戰場上的一切，那是一種錯誤……」
「韓，」莫雲不客氣地推着韓爾謨的臂肘說，「時間是寶貴的，爽快些，爲什麼這樣急人呢？直截了當地吧！」

軍隊已經走近他們。韓爾謨少尉獲得這個機會，又可利用幾分鐘的時間，去考慮一下所要說的話。因此，他故意把頭扭過隊伍那一邊去，這樣，暫時他可以避開了莫雲的迫視。

現在最後一個士兵從韓爾謨身側消逝了。他的前面只留着淡薄的灰塵，只留着一片空曠的原野，不知名的鳥兒，在彷彿碧波一般的天空中浮游着……

他把頭又扭過來。這次，他先發言了：

「吶，我還記得，在我們訂婚的那天，你會對我說過這樣句話：『……從今天起，我們的患難與安樂都要平均負擔，我們共同的幸福的基礎，就是建立在那上面。』你可忘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說過這樣的話呀。」

「這就好了，我無須多說，現在我就用你的話，回答你所質問的吧……」

「說什麼，你？」

「那就是，我之所以要回到太原來，是爲了保全我們將來的幸福的基礎啊！」

「坦白嗎？」

「自然。」

「可是你想錯了，說什麼將來呢？從今天起，那幸福的基礎被你掘毀了！」

莫雲說完那句話，她就轉過身來，循着原路往回走。這是卑棄韓爾謨的一種表示。同時，對這件事她不想多說什麼；她已經把未婚夫韓爾謨看穿了。

憤恨，失望，憐惜，一齊包圍着她。意識里又盤踞着不幸的憧憬。她望着印在泥土上的白馬所掘起的蹄印，深悔不該浪費自己的精神，感情與時間，深悔不該盲目地去理解，去偏愛韓爾謨的那首詩。

「我靠近坟墓了，」

我靠近了神話中的魔手！

當我的眼睛睜着的時候啊，

我看不見你的溫柔，

我將走進坟墓了

願你騎白馬而飛來……」

現在她再默詠一遍時，與以前的意味完全不同了，現在她分析出那首詩里是包藏着：

悲觀、懦怯與自私。

起初，韓爾謨少尉停住了脚步，回頭看着莫雲的脊背非常驚愕。漸漸地離遠了，他覺得這與幸福訣別時同樣的悲涼，於是他像被什麼驚醒了似地追逐着莫雲。他一邊淒愴地喊：

「就這樣完結了嗎……？你不能離開我，雲，雲哪，我是爲你而來的呀！」

他趕上了，他拉住她的手，若不是前邊一個推單輪車的老頭兒走過來，他就要雙膝跪

倒在莫雲的面前了。

「你不能離開我，」他抖動着她的手，眼淚汪汪地說：「我不能忍受這種痛苦呢！雲，親愛的，我的心完全碎啦！」

沒有邀得對方的同情。她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，要躲開這悲觀、懦怯、自私的人。已往的熱愛，現在陡然降落到冰點，他的溫情難以將她恢復原位的。

「放鬆我！」她掙扎着被握在韓爾謨手里的手，生氣地說，「我已經討厭你了！我已經不愛你了，痛苦是由你自己造成的，不能忍受也要由你自己想辦法。聽着，韓，這問題沒有圓滿的答覆之前，誰也不要想見誰吧！」

「謝謝你，給我買一瓶安眠藥片好嗎？或則是一支手鎗！」

「怎麼要自殺？」

「這是一條路……我不能再讓我的痛苦延長……」

她苦笑了一聲。